

經典印象
CLASSIC IMPRESSI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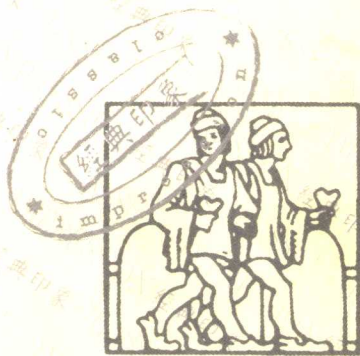
V.G.KOROLENK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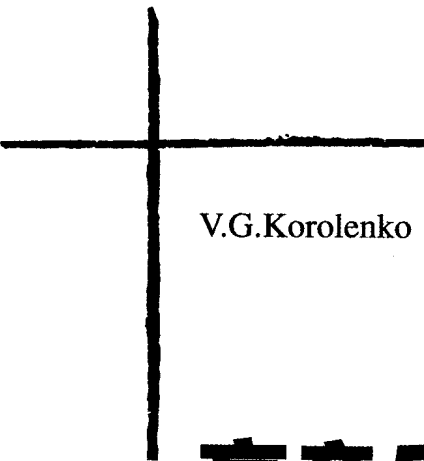
SHORT STORIES

盲音乐家

柯罗连科小说

● 傅文宝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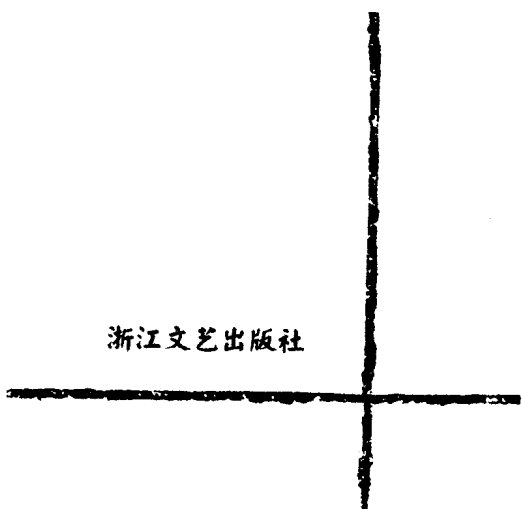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V.G.Korolenko

盲音乐家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肖 马

装帧设计:夏季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盲音乐家/[俄罗斯]柯罗连科著;傅文宝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2.7
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7-5339-1613-1

I. 盲... II. ①柯...②傅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俄罗斯-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002 号

盲音乐家

[俄]柯罗连科 著

傅文宝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40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2 字数 165000

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9-1613-1/I·1430

定价:14.00 元

编辑手记

像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，柯罗连科把文学同人性同良知紧密相联。他是俄罗斯文学从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过渡的一道旋梯。用一个通俗易懂的说法来形容柯罗连科在那个群星璀璨时期的位置，即：在他之前有老托尔斯泰，在他之后有年轻的高尔基。也许，正因为他处在两个巨大的光源之间，他本人及其文学的姿彩反倒谦逊地隐退了，我们的文学史习惯于将他归在一大撮名字中间，一扫而过。

柯罗连科的小说最为人熟知的自然是《盲音乐家》，它的篇幅用现在流行的文体分类名词说，是个小长篇。柯罗连科为这个小长篇修改和补充多次，时间跨越了十二年。他借助这个先天瞎眼的生命揣摩着人性的生成——不光是那盲孩子的，还是一切与那盲孩子有关的人们的。柯氏在小说中的立场既客观又主观，他企图冷静地描述所有人的自然心理，却又掩不住热忱地表达着自我战胜、教育和爱的主题。

集子中的另三个中短篇亦充分展现了柯氏骄人的才华。《怪女子》中女革命者与民众的形象都那么引人好感，以至于读者会为他们之间的隔阂而深感惋惜。《森林在呼啸》则充满了神奇的魅力，它令人极自然地想到沈从文的一些小说。《大河奔流》像一首乡土味很浓的叙事诗，缓缓地流淌出某种“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”。

目 录

怪女子 / 1
“森林在呼啸” / 21
大河奔流 / 47
盲音乐家 / 80
火光 / 218
译后记 / 220

怪 女 子

八十年代随笔

一

“驿站快到了吗，赶车的？”

“还有一段路呢，暴风雪之前怕是赶不到了。你看，霜下得多大，刮北风了。”

是的，看样子，暴风雪之前是赶不到了。傍晚时分，天气越来越冷。只听见驿车的滑木碾得积雪嘎嘎作响，寒风——北风——刮得黑压压的松林呜呜吼叫，云杉的树枝压向狭窄的林间小径，一筹莫展地在暮霭中摇摆着。

车上又冷又难受。篷车很窄，挤得两肋酸疼，可押送兵的军刀和手枪还凑着热闹，晃来荡去。马铃儿和着暴风雪领头哼起的调门儿，卖力地唱着冗长而乏味的歌儿。

真幸运，在一个呜呜吼叫着的松林的空地上，终于闪出了驿站的一星灯光。

我的押送人——两个宪兵，在昏暗的小木屋里拍打着身上的雪花，弄得全副武装丁当乱响。小木屋里热乎乎的，四壁熏得漆黑，让人觉得既简陋又阴森。女主人在灯芯上插了一根冒着烟儿

的松明子。

“你这儿有啥吃的吗，大娘？”

“我们啥吃的都没啦……”

“鱼呢？你们这儿离河可不远哪。”

“过去有，可都让水獭给嚼光啦。”

“那么，土豆……”

“哎呀，我的爷啊！今年我们的土豆都冻坏啦，全冻坏啦。”

没法儿了；可奇怪的是，茶炊倒有一只。大伙儿刚喝了点儿茶暖暖身子，女主人就拎着小柳条篮子送来了面包和葱头儿。外面风雪大作，雪片纷纷撒向窗户，连松明的火苗也不时颤抖着、摇晃着。

“你们不能再走啦——住下吧！”老太婆说。

“好吧，就住下。先生，您不也没啥地方急着要去吗。您看见了吧，这叫啥鬼地方！……哼，那边更差——您就相信我吧。”一个押送兵说道。

小屋里静了下来。女主人也放下纺车和棉纱，吹灭松明，躺下了。室内顿时一片漆黑，鸦雀无声。这寂静只是不时被迅猛袭来的大风所冲破。

我睡不着。脑海里，在风暴呼啸声的伴奏下，不时闪过一段又一段痛苦的回忆。

“大概睡不着吧，先生？”说话的还是那位押送兵。他是“领班”。小伙子挺讨人喜欢，长得蛮帅，似乎还颇有点儿书生味儿。人也很机灵，业务精通，所以办事挺随和。一路上，他从不拘泥形式，也不加以不必要的限制。

“是呀，睡不着。”

在沉寂中过了一段时间，但我听见，我的邻铺也没睡——觉得出来，他也没有睡意，脑子里同样思绪纷纷。另一个押送兵，年

轻的“帮手”，他却像个疲惫不堪的壮汉，呼呼大睡。睡梦中，还不时喃喃呓语。

“我总觉得，你们这些人很怪，”又听见军士那平静的男低音，“一个个年纪轻轻，又都出身贵族名门，可以说，又有学问，——可你们的日子咋过得……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唉，先生哪！难道我们真的就不懂吗？……我们心里有数着呢。也许，是我们没过过这种日子，打小就没过惯这种生活吧……”

“咳，您这就瞎说了。……时间一长，就生疏了呗……”

“难道你们觉得开心吗？……”

“那你们开心吗？……”

沉寂不语。加弗里洛夫（姑且这么称呼我的对话人吧）大概在思索着什么。

“不，先生，我们可不开心了。请相信我的话：有时候——好像痛苦得简直就不想活了。……这到底是为啥，我也不清楚。就是有时候心里难受——真想来把快刀，没别的法子。”

“是不是当差艰难哪？”

“当差倒没啥。……当然了，不是游山玩水，而且上司，应该说，很厉害，不过毕竟不是因为这个……”

“那究竟因为什么呢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……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“当差有啥呢，自己小心点儿就是了。再说，不久我就要回乡下了。我熬出头了，就是说，期限快满了。长官还说了：‘留下来吧，加弗里洛夫，回乡下干啥呀？算起来呀，你也是个好兵……’”

“留下来吗？”

“不！还真的，在家也……农活荒疏了，……饭菜也吃不惯了。当然，就连这待人接物，……这粗鲁劲儿……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儿呢？”

他想了想，然后说道：

“要是您不麻烦的话，先生，我就给您讲一件事吧。……我曾经……”

“请讲吧……”

二

“我是1874年当的兵，从新兵队直接分到了骑兵连。干得不错，可以说，尽心尽力，勤务就越来越多：参加个阅兵式啦，上战区啦——这您是知道的。字也认得不少。唉，当官的也没把咱给忘了。我们的少校跟我是同乡。他见我肯干，有一次把我叫了去，说：‘加弗里洛夫，我一定把你提成军士。……你出过差吗？’‘没有，长官。’我说。‘那好，’他说，‘下次派你去当个助手，你会明白的——事情并不难。’‘是，’我说，‘长官，甘愿效力。’

“这出差的事儿，就是说，押送你们的弟兄，我实在是一次也没干过。事情虽说不难，可到底，知道吗，这条例得背熟了，而且脑子还得活络点儿。那么，好吧……”

“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，值星官叫我去见长官，还叫了一个军士。我们去了。‘你们，’长官说，‘得出趟差。他是你的帮手，’他对那位军士说，‘他还没出过差。要当心，别大意，小伙子们，’他说，‘要干漂亮些。你们得去监狱押解一名小姐，是个政治犯，叫莫罗佐娃。这是给你们指令，明天取了钱就上路！……’

“伊万诺夫，那位军士，是我的头儿。我是他的帮手——就像我现在这样，也带着一个宪兵。给领班的都发一只公家的包，钱由

他经手，还有公文；他签字，管账。那么，普通小兵呢，就给他打打下手；跑跑腿儿啦，看看东西啦，这个那个的。

“那么好吧。第二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们从上司那儿出来，我一看：我那位伊万诺夫已经抓空儿在哪儿喝过两盅了。他那个人哪，应当实话实说，用不得——现在降级了。……在上司跟前——装得倒像个军士，还打小报告，拍马屁。可眨眼不见，马上就胡来了，头一件就是——喝！”

“我们按时来到监狱，公文一交，边儿上一站——等吧。我心里好奇——要押送一位什么小姐呢，而且我们要按指定路线把她送得很远。就是沿着现在这条路线走的。不过，给她指定的是县城，不是乡镇。我还是头一回这么好奇，心想：这女政治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“我们就这么站了个把钟头，等着给她收拾东西。她随身带的东西呢，就一个小包袱——小裙子啦，嗯，这个那个的，您是知道的。还有几本书，别的再就没了。看得出来，爹妈并不富裕，我心想。等把她带出来——我一看：还怪年轻的。就像个小孩儿，我觉得。头发淡栗子皮色的，打成一条辫子，脸蛋红扑扑的。咳，过后我才发现——脸上一点儿血色也没有。一路上，那小脸蛋就跟张白纸似的。于是，我突然间觉得她怪可怜的。……当然，我想，……上司嘛，请原谅，……也不会无缘无故处罚她的。……可见她一定是在这政治方面犯过什么事儿了。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还是……觉得怪可怜的，可怜得——简直，……唉！……”

“她穿起衣服来：大衣，套鞋……把她的东西给我们看了看——这是规矩，就是说，按照指令我们应当查看一下东西。‘这钱，’我们问，‘您有多少啊？’原来只有一卢布二十戈比，领班的拿了过去。‘小姐，’他说，‘我们得搜一下你的身。’”

“她一听就炸了。两眼火星直冒，脸涨得更红。薄薄的嘴唇憋

着怒气。……她两眼朝我们一瞪，您信吗，我就毛了，一步也不敢靠近。嘿，可领班的呢，当然喽，他是喝过酒的，径直朝她走了过去。‘我，’他说，‘有责任；我有指令！……’

“她突然一声大叫——就连伊万诺夫，他也往后退了两步。再看她——脸色惨白，没有一丝血色，两眼瞪得像乌眼儿鸡，凶极了，凶极了。……她跺着两脚，话说得很快——不过我，说实话，也没听清她说些什么。……看守也吓坏了，给她端来一杯水。‘您消消气，’看守求她说，‘您自己珍惜身子！’嘿，连看守的面子也没给。‘你们，’她说，‘一帮蛮夷，走狗！’还骂了一通类似的粗话。不管您是怎么想的，违抗上司，总不大好吧。‘嘿，’我心想，‘小毒蛇！……贵族小坏种！’

“这样，她的身我们就没搜成。男看守把她带进另一间屋子，可他们加上一个女看守立刻又走了出来。‘她们搜过了，’男看守说，‘什么也没有。’可小姐瞪着他，就像当面嘲笑他似的，两个眼睛一直凶巴巴的。伊万诺夫呢——当然，他天不怕地不怕——一面看着，一面不住地唠叨。‘不合法，’他说，‘我……有指令！……’不过，看守没理睬他。自然喽，喝醉了嘛，醉汉的话哪能当真呢！

“我们上了路。穿过市区的时候，她一个劲儿地往窗外看，像是告别，或者是想看见熟人。伊万诺夫一把将窗帘拉下，把窗门也关上了。她往角落里一靠，身子一缩，看也不看我们一眼。而我，说真的，实在忍不住了：我抓住一块窗帘的边儿，好像自个儿想看看似的，稍稍撩起一点儿，好让她看到外面。……可是，她一眼也不看——气呼呼地在角落里坐着，咬着嘴唇。……‘她会咬出血来的。’我这么寻思。

“我们上了火车。这天天晴——这是秋天的事儿，在九月份。太阳挺暖和，秋风凉丝丝的，可她上车以后突然打开窗子，把头探

出窗外，一直这么坐着。按指令嘛，您知道，是不许开窗的。可我那位伊万诺夫，他一钻进车厢就呼呼大睡起来；可我又不敢对她说什么。后来，我还是壮起胆子，走到她跟前，说：‘小姐，请把车窗关上吧。’她一声不吭，好像不是对她说的一样。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又站了一会儿。接着又说：‘您会受凉的，小姐，——要知道，天很凉哪。’

“她朝我回过头来，两只大眼睛瞪着我，就像吃了一惊似的。……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‘甭管！’说完，又把头伸到窗外。我没再管她，走开了。

“后来，她好像平静了一点儿。忽然关上窗子，用大衣把身子一裹，想暖和暖和。那天，跟您说吧，风很凉，吹着冷飕飕的！可是后来，她又坐到窗前，又整个身子冲着风口。大概是刚打牢里出来，看不够吧。她的心情甚至快活起来，一面看，一面微笑着。这会儿您再看她——真漂亮哪！……请相信，这是心里话……”

加弗里洛夫停下，沉思起来。然后仿佛不好意思地接着说：

“当然，这是因为还没习惯。……以后送得多了，也就习惯了。可那一次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心想：我们这是把她往哪儿送啊，还是个孩子呢。……可是后来，……跟您说实话吧，先生，您可别骂呀：我心想，要是能求求长官允许我娶她做个老婆就好了。……那我就能让她不再这样犯糊涂了。何况我还是现役军人呢。……当然，年轻人的脑瓜……糊涂着呢。……现在我能理解了。……忏悔的时候，我对神甫讲了。他说：‘你就是由于这个想法才中邪的，因为她大概连上帝都不信……’

“打科斯特罗马往下，只有三套马车可坐。那伊万诺夫是个喝不死的醉鬼：刚醒过酒来，接着又猛喝。一下火车，他到处乱窜。‘哎呀，’我心想，‘糟糕，可别把公款给折腾光了。’他钻进驿车，往下一躺，马上又呼噜开了。小姐就在旁边坐着——挺难为情的。小

姐看了他一眼——真的，就像看个无赖似的。她缩成一团，免得碰到他——整个身子都缩到角落里。我呢，就在车夫座上坐了下来。车一走——刮的又是北风，连我都打了个冷战。她咳嗽起来，咳得很厉害。她把手绢送到唇边儿。那手绢上，我一看——血！我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。‘哎呀，’我说，‘小姐……这哪行啊！您身子有病，还出来赶这么远的路，’我说，‘……又是秋天，多冷啊！……哪能……’我说，‘哪能这么干呢！’

“她抬起眼睛看着我，看着看着，她的心里好像又开了锅。

“‘您这人是怎么啦，’她说，‘缺心眼儿还是怎么着？不知道我是被迫的吗？说什么好听的！’又说，‘自己押送人家，还来拣好听的！’

“‘您啊，’我说，‘最好向长官禀报一下，在医院住几天，总比在这种冷天里赶路强吧。这路还远着呢！’

“‘去哪儿？’她问。

“可我们，知道吗，是严禁向犯人说明上级命令把他们送到哪儿去的。她见我犯起难来，就把脸儿扭了过去。‘不必为难，’她说，‘我只不过随口问问。……您什么也别说，自己也别来烦人。’

“我没能忍得住。‘这就是……’我说，‘您要去的，地方，不近哪！’她嘴唇一闭，眉头一皱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我摇了摇头。……‘真的是去那里，小姐，’我说，‘您年轻，还不知道这叫啥呢！’

“我心里非常懊恼。……憋了一肚子气。……可她又看了看我，说：

“‘您这就想错了，’她说，‘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可这医院，我先前说什么也没住。谢谢了！这样更好，要死，就死在外边儿，死在自己人那里。其实，这病也许会好的，而且还是在外边儿，不是在你们监狱的医院里。您以为，’她说，‘我是给风吹病的，是受凉，对吗？没有的事儿！’‘那儿有您的亲友还是咋的？’我问她。

我所以这么问，是因为她对我说，她想到自己人那里去将养。

“‘不，’她说，‘我在那儿无亲无故。县城虽然不熟，但是像我这样的流放者大概还是有的，都是同志。’我觉得奇怪——她怎么把外人说成是自己人呢。……‘难道说，’我心想，‘谁还能给她白吃白喝吗？何况又不认识呢？……’不过，我没追问，因为我见她双眉倒竖，很不乐意，我干啥还问呢。

“‘好吧，我心想，……随她去吧！苦头儿还没尝过呢。吃点苦头儿，恐怕就会知道什么叫出门在外了……

“傍晚的时候，黑云翻滚，刮起了北风，冷飕飕的，接着又下起雨来。地上本来就没干，这一下雨，路简直烂成了泥塘，哪是路哇！我的背上溅满了稀泥，她身上也给溅得可以。总而言之，该她倒霉，天气坏透了：毛毛雨直往脸上洒。虽说是辆篷车，我还给它加了一层蒲席，可那管什么用——四处漏雨！她一阵寒战。只见她：浑身哆嗦，两眼紧闭，满脸流着雨水，脸蛋子灰白，一动不动，就像不省人事似的。我简直给吓坏了。我一看：情况不妙，要坏事儿。……伊万诺夫又灌醉了——只顾打他的呼噜，什么也不在乎。……这可咋办呢，再说，我又是头一回当差。

“等赶到雅罗斯拉夫尔市，天色已经很晚了。我推醒伊万诺夫，一同来到驿站，吩咐把茶炊烧热。从这个城市往下，有船好坐，不过指令上严禁我们坐船押送。坐船走，至少对我那位老兄更上算——能赚几个钱哪，可是又害怕。码头上，知道吗，有警察，要不然就是有我们的弟兄——地方宪兵。他们会随时给你造谣的。那位小姐也对我们说：‘我，’她说，‘说什么也不坐驿车了。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，’她说，‘坐船走。’伊万诺夫醉醺醺的，好不容易扒开眼皮——怒气冲冲的。‘这里，’他说，‘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叫你往东，你就不能往西！’小姐理也不理他，而对我说：

“‘听见没有，’她说，‘我说过了：不走。’

“我赶紧把伊万诺夫叫到一边。‘应该坐船走，’我说，‘还不是对您有利嘛：钱就可以省下了。’他同意这么做，只是怕惹事儿。‘这里，’他说，‘有位少校呢，可别出啥事儿啊。你跑一趟，’他说，‘去请示一下。……我呢，’他说，‘有点儿不舒服。’少校住得不远。‘咱们一起去吧，’我说，‘把小姐也带上。’我很担心：伊万诺夫啊，我心想，又要喝醉躺倒睡觉的，可别真的出点啥事儿。要是她跑了，或者她有个三长两短——这可不敢保险，……那你吃不了还不兜着走啊。好吧，我们去找少校了。少校出来接见了我们。‘什么事儿啊？’他问。小姐就一五一十给他解释了一番，而且跟他说话也没好气儿。她本该低声下气地请求他：如此这般，比方说，您发发善心，行行好吧。可她这时候还来她那一套：‘根据什么权利’呀，等等，等等；全说些没有礼貌的话。知道吗，都是你们政治犯老爱说的。咳，您是知道的，当官的哪儿爱听这些呀。当官的喜欢俯首听命。可是他却耐着性子听完了小姐的话，而且还不错——客客气气地回答说：‘我做不了主啊，’他说，‘这事儿我可一点儿也做不了主。按法律嘛……不行！’我再一看，那小姐的脸又涨得通红，眼睛活像两块火炭。‘法律！’说着放声大笑起来，又气恼又响亮。‘没错儿，’少校对她说，‘是法律！’

“说真的，我当时有点儿放肆了，张口就说：‘大人，的确是法律，可他们俩，阁下，都病着呢！’他瞪了我一眼。‘你姓什么？’他问。‘您哪，小姐，’他说，‘您如果有病，……去监狱医院看看不行吗？’她听了扭头就走，一声也没吭。我们跟着她走了出来。她不想去医院，原因很简单：既然在原地没去住，而这会儿，腰无分文，又是外乡客地的，就确实没有必要了。

“唉，真没办法。伊万诺夫却突然责备起我来了，他说：‘现在咋弄，因为你个笨蛋，咱俩都得吃官司。’他吩咐备马，就连等到天亮再走也没同意。入夜之前，只好动身了。我们走到姑娘跟前：‘请

吧，’我们说，‘小姐，……马备好了。’可她呢，在沙发上躺了下来——身上刚刚暖和一点儿。一听这话，她霍地跳了起来，站到我们面前，……昂首挺胸，……两眼紧盯着我们，说实话，看着她真害怕。‘你们这些该死的。’她说，接着又论起她那套大道理来，叫人听不明白。好像说的是俄语，可是一点儿也听不懂。接着，只听她又气愤又可怜地说：‘好吧，’她说，‘现在听便吧，你们可以把我折磨死。……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我走！’可茶炊一直在桌上放着，她还一口没喝呢。起先，我给她也倒了一杯。我们带的面包是白的，我同样给她切了一块儿。‘吃吧，’我说，‘吃了好赶路。没关系，吃点儿暖暖身子吧。’她正在穿套鞋，她一听就放下套鞋，转过身来，盯着我看了又看，然后肩膀一耸，说：

“‘您怎么是这种人呢？您好像是个十足的神经病。我倒要喝您的茶来着！’当时我多委屈呀：至今回想起来，脸上都火辣辣的。您跟我们一道吃喝，倒是不嫌弃。我们透过一位姓鲁班诺夫的先生，是位校官的儿子，他也不嫌弃。可她倒嫌弃。后来，她叫人给她在另一张桌上单独烧了个茶炊。这就很自然了：连茶带糖，她就付了双份儿。这加起来就是钱了——一卢布二十戈比呀！”

三

加弗里洛夫不作声了，小木屋里一时沉寂下来，耳边只听得年轻宪兵那均匀的酣声和窗外暴风雪的嘶叫。

“您没睡吧？”加弗里洛夫问我。

“没有，往下说吧，我听着呢。”

“……我受过她不少气，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说道，“当时，我可没少吃苦头。一路上，知道吗，夜里头，小雨下个不停，天气恶劣得很。……走进森林，只听得四下里都在呜呜地响。她呢，我也

看不见，因为是夜里，黑洞洞的，雨下个没完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可是，您信不信——她简直就像在我眼前站着似的，就是说，像白天那样，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她：不论眼睛，还是面孔，都带着怒气，全身都冻僵了，可她还是呆呆地望着前面，像是默默地想着她的心事。一出驿站，我就拿皮袄给她披上。‘这皮袄，’我说，‘您穿上吧，——穿上它，知道吗，总要暖和一些吧。’她把皮袄一把扯下扔了。‘您的皮袄，’她说，‘您自己穿。’皮袄的确是我的，可我猜透了她的心事，就说，‘皮袄不是我的，是公家的，按规矩，应当给在押人用。’嘿，穿上了……

“不过，皮袄也不管用：天一蒙蒙亮，——我朝她一看，脸色难看极了。又从一个驿站动身了，她吩咐伊万诺夫跟车夫一起去坐。伊万诺夫嘟囔了一阵，可又不敢不听，更何况——他的醉意已经轻了一点儿。我就在她身边坐下了。

“我们走了三天三夜，在哪儿也没留宿。指令上说的第一件事就是：不准留宿，而‘如若疲惫不堪’——必须留宿设有警卫队的市内。咳，可这里，您是知道的，哪有啥城市呀！

“终于到了目的地。老远一见那城市，我心里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。还得给您说一下：这最后一段路啊，几乎是我抱着她走过来的。我一看——她倚在车上，毫无知觉；马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一颠，她的头就往柳笆上一撞。我把她搂在右手里，就这么带着她走——总要舒服些吧。起先，她想一把推开我：‘一边儿去！’她说，‘别碰我！’后来，还算好。可能是晕了过去。……只见她两眼紧闭着，眼眶全发黑了，可脸色反而好了点儿，不那么怒气冲冲了。有时，还突然从梦里笑出声来，脸上露出高兴的样子。她渐渐朝我贴过来，是梦里偎着个暖和的东西吧。大概她，可怜的姑娘，梦见了高兴事儿。我们刚到城边，她清醒了过来，爬了起来。……风雨都停了，太阳从云里钻了出来。……她的心情也好了。……只是又要